

黄碧珍是勤奋学习、 拼搏成功的好榜样（中）



2003年，黄碧珍与丈夫
庆银婚25周年

了心的时候，原来收购小商铺的邻居主动卖回商铺，黄父得以重操旧业。黄碧珍说：“可能是先父一向以善待人，友族邻居看了我们没有回去，就自动把小商铺还回来。”1964年初中毕业后她就读东爪泗水开明学校高中部，事实上，身为长女，加上家中食指浩繁，黄碧珍当年根本不敢跟父亲提想要升学的事。看着即将毕业的同学忙着去泗水、玛琅升高中，她好生羡慕，“那时我的想法是，父亲才刚刚再起小生意，经济能力有限，弟妹们也要念书，费用大。”没想到，领了毕业文凭的隔天一早，父亲竟然问她：“你要升学吗？”她喜极而泣地说：“我要！”但转念一想，又说：“到泗水升学费用很高，爸爸怎么解决呢？”黄父却说：“放心，一切会安排。”黄父期勉她尽量节俭，努力求上进，不要像他在抗日战争年代只进私塾读到小学二年级，12岁出南洋后连一封信都不会写。

人生处处是转折： 山不转路转 路不转人转

1966年苏哈托上台后封闭了印尼全国所有的华校、华文报馆，也禁止所有华文书籍面市，因此，黄碧珍只在泗水读了2年书，1966年又回到麻埠，被迫中断学业的她与同学们共同开设华文补习班，直至1972年。回忆当时情景，她说，“要不是双亲大力支持，给我精神上的鼓励，华文补习班是不可能坚持开了6年之久。那时每天晚上9点钟下课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母亲总在巷口等着，陪我一同回家。”

开设补习班的6年是黄碧珍自认最快乐的一段黄金时代，每天工作满档，但她不知疲惫，“一星期五天教补习，从早到晚4节课，另一星期则要再加晚上2节课，每天都是一早做好家务，7点半出门，中午12点回家，下午1点再去，5点回家。”几个小老师也会轮流帮忙带领近20位小学生到海边、山区果园游玩，“小朋友勤学又听话，我们待

他们亲如自己的弟妹，家长也好放心，放手让我们带。”不过，受时局影响，1972年补习班暂停营运。1971年9月，黄父病倒了，医生说是高血压，服药不见起色，赶往泗水治疗，经医生检查出是肝硬化，可能只剩一个月生命，才22岁的黄碧珍听了伤心又焦虑，流下眼泪。后来遇到中医师王家穆，建议服中药配合针灸可能有起色，只是当年小城没有针灸医师，王医师只好在黄父要返回小城临时教黄碧珍看舌苔、切脉、检查眼睛等，并吩咐她设法找到熊胆、犀牛角2种珍贵药物及燕窝。总算皇天不负苦心人，透过当时在森林木材区打工的朋友找到了9个小熊胆，“他们得知是我父亲生病所需，都不收钱，宗亲叔公又送来犀牛角，使我感到雪中送炭的亲情与友情。”之后又从山区友族处买到上等燕窝，就这样，她开始自己照顾父亲，每二天一次写信给王医师讲述病情，再由王医师配药，乡亲们代寄。如此，黄父的病情竟然慢慢好转，一年五个月后才撒手人寰。缠绵病榻的黄父在家休养期间，小商铺由黄碧珍与大弟照看。当时对经营商铺一窍不通的她为了父亲与家庭重担，不得得意单枪匹马飞往泗水开始学办货做起小批发生意。虽然走向经商之路，黄碧珍却因为接触中医而开始对医术产生兴趣，“我心里总想：要是我也能掌握这门医术，可以为人治病，该多好呀！”她也果真起而行，1973年到



2016年春节，全家福合影，
碧珍已有两位孙女

泗水经王家穆中医师介绍进同济医社学习针灸，1974年回乡后以针灸为人治病，她笑着说：“当时我只是在同济大众诊疗所观察实习一年的针灸理论与实践，就回东加小城以出诊形式为人治病，不是很专业的中医师。”

她的启蒙老师就是王医师。王医师在家一星期开2天诊，他在诊病时，黄碧珍便旁听病人的情况，累积医理与中药知识，王医师也出借针灸、穴位等医药书籍，鼓励她有空把穴位背熟，练好指力。起初她把棉花包成硬硬的方形，先扎一针，才在自己的身上扎针，感觉痛不痛，“我的个性就是这样，想学成某种东西，严格要求自己不达目的誓不休。针能插入棉花包了，就用自己的脚、手臂来试验。万事起头难，试验好几次总算成功了，我真的要感谢弟妹们，他们的手脚

都成了我的试验品。”她在同济大众诊疗所实习期间，王医师一个月一次到诊所看望她，关心她的学习状况。

爱阅读爱分享 52 岁栽进文学创作领域

人生处处是转折，黄碧珍的中医之路没有继续走下去，1978年，她与金门籍乡亲刘钦发结为连理，婚后育有一男刘德顺，毕业于雅加达TARUMA NEGARA大学，目前服务于银行业。1981年，黄碧珍夫妇迁居雅加达，为了生活奔波的她在布商当了17年簿记人员，直到1999年底转入“和平日报”当打字员才开始接触编辑与写作。51岁的她开始吃力地学打字，工作第一天只能打几百个字，“看到别的同事几分钟就打了一大篇，心里真焦急，可是越急就越打错字。”总编看了说：“别急，熟能生巧，第一天上能打出这字数，不错了！只要